

# “有翅的诗神”\*

——雨果逝世百年祭

江 伙 生

在所有批评家中，最伟大、最正确、最天才的是时间。

——别林斯基

一九五二年，根据我国著名作家茅盾的提议，世界各地举行了雨果诞生150周年的纪念活动；今天，我们中、法学者聚集一堂，隆重祭奠雨果逝世100周年。这再一次证明了：维克多·雨果不仅是法兰西民族的文学巨匠，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和尊重的伟大作家。他离开人世已经一百年了，他的躯体早已不复存在了；但是，他那不朽的艺术生命和追求美好未来的宏伟抱负却永留人间，他的那些传世佳作至今还在世界各地不胫而走，继续鼓舞着人们去开拓新的生活前景。我国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年读者，曾千百次地沉浸在他的艺术王宫里，发自内心地重复着这样的诗句：“他确定了他自己的不朽。他没有错。多少活着的，非难过他的人，真的死去了；而他，虽然死了，却还是活着，还是‘成长’着。”<sup>①</sup>

雨果，是一位有翅的诗神。

## “诗人有翅膀，能飞翔”

雨果完全懂得，“浪漫主义，其真正的定义不过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而已。”<sup>②</sup>在他的字典里，文学自由主义就是文学理想主义。在艺术上，它是对古典主义一系列清规戒律的反动，对一种崭新文学样式的创造；在思想上，它是对丑恶现实的无情鞭笞，对美好未来的热烈追求。雨果不愿做高乃依，一头扎进古希腊、古罗马的故纸堆，一味去歌颂所谓贤明的君主；他也不想当拉辛，两眼只注视着宫廷和贵族上流社会，只着笔于揭露皇亲贵戚间情杀的丑剧。他从自己的文学自由观出发，强调抒发个人感情，重视“想象、多变、幻想”<sup>③</sup>的艺术手法，塑造高大奇特、无所不能的文学形象，讴歌大自然，诅咒资产阶级的城市文明。他要自己的诗文在浓烈的抒情色彩中炽热动人，他要自己的人物不受任何羁绊地去表现生活的理想。他倾心于自由奔放的幻想，海阔天空的诗意，尖锐新奇的对比艺术，滑稽辛辣的讽刺漫画。他的英雄是“不平常环境中的不平常英雄”，他的巨人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所在。雨果总是按照他所希望于人类的，按照他相信人类所应当具有的那样来描绘它。<sup>④</sup>《巴黎圣母院》、《欧那尼》、《惩罚集》等一系列不朽之作，便是这一艺术主张结出的硕果。

作者在《巴黎圣母院》中，既不写高里奥老头所栖身的伏盖公寓，也不写于连·索黑尔供职的巴黎木尔侯爵府邸，他着意写吉卜赛女郎爱斯梅哈尔达生活、成长的“奇迹王国”。这个

\* 本文是作者为1985年6月在武汉大学举行的中法双边“雨果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

王国由乞丐、流浪人组成，它严肃宣判误入“国土”的异域人以死刑，这个“犯人”又可以因为有一个女子认做丈夫而得救；它对坏人疾恶如仇，惩处毫不留情，对自己的姊妹又可以调动千军万马去营救……情节充满了离奇、曲折、多变的色彩。雨果既不写唐罗狄克似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也不写奥赖斯特似的“情场失意，绝望疯狂”，他写的是外形奇丑、内心崇高的加西莫多的“化蝶姻缘”。当加西莫多不了解内情时，他绝对服从养父——圣母院副主教孚罗诺的一切指令，但当他认清了孚罗诺的丑恶面目时，竟一把将他举起，狠狠地摔在钟楼前；加西莫多耳朵聋如闷罐，但他又能时刻听到自己心上人爱斯梅哈尔达的口哨声；他真切地爱着爱斯梅哈尔达，但又不愿因自己的丑陋外形刺伤她的心；他生前不能率直地向她表示爱情，死后“人家想把他和她抱着的那具尸骨分开，他就倒下来化作了灰尘”。——人物非凡，爱情纯洁，心灵晶莹透亮。“雨果的英雄的风姿和巨人的步伐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雨果的富丽堂皇的词藻引人景仰和赞叹。”<sup>⑤</sup>他的英雄人物“有一种充满青春活力的、炽热沸腾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命的强度。”<sup>⑥</sup>这种生命的强度就是“真”的奇迹，“善”的真谛，“美”的生命力。加西莫多是一个有翅诗圣的胎儿。

雨果认为，那些上流社会中的人物是不配有真的情感，善的品德和美的人格。所以，他有意让《笑面人》中的关伯仑从英国贵族之子的地位堕入生活弃儿的深渊，被卖艺人“熊”收养，灌进了“熊”的思想，学得了“熊”的技艺，继承了“熊”的纯朴、善良，多才多艺的美德。关伯仑虽然是一个嘴裂到耳边、牙齿外露、鼻骨被剔除、眼睛眯成一条缝的永远狂笑的“笑面人”，但他拒绝被英国贵族统治集团正名，成为亲王，而要永远与社会底层人民为伍。在卖艺场上，他曾指着一枚铜钱对观众说：“铜钱代表人民的贫困，铜钱上安娜女王的肖像代表国王寄生在别人血汗上的富有。”在议会里，他指着统治者们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特权。你们享有的一切，是别人的一无所有构成的。”雨果的艺术魔棍是任凭他的感情支配的，这种可贵的感情就是对真、善、美的礼赞，对假、恶、丑的抨击，就是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对上层统治阶级的控诉。

诗人不是那种往前看只能看到自己的脚尖，往后看只能看到自己脚后跟的那种鼠目寸光的人，他的目标在于追求进步，追求光明，追求美好的未来。他的人物就是他的理想的化身，尽管这种理想带有乌托邦的性质，但它毕竟是黑暗世界里的一颗启明星。《悲惨世界》主要写的是主人公冉阿让的故事。他是一个不能糊口的穷工人，因偷了一块面包，被残酷、不公的资产阶级法律一再加刑，在监狱里蹲了十九年，后来他变成了拯救蒙特犄市的工业于贫困、破产之中的工厂主、企业家；最后被任命为众望所归的市长。这一传奇浪漫而又现实可信的人物的生活足迹，既是在表现作者随心所欲、信手拈来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更是在含意深刻地抒发诗人所笃信的贫穷、为恶使人堕落，富有、从善使人“新生”的理想主义。他赋予他“新生”后的主人公一种革故鼎新、扭转乾坤的力量，使一个萧条衰败、充满了腐化堕落现象的小城繁荣发展起来，人民安居乐业，市风淳朴，人人互助互敬；“做诚实的男子”、“做诚实的姑娘”成为他工厂里男女工人的生活准则。这不能不说是一幅激动人心的美好图景。诚然，马德兰（即从善后的冉阿让）形象的实质与披着主教道袍的圣徒卡福汝没有区别，他顶多只是个穿着资本家外衣的慈善家，雨果开列的医治社会的药方必定是无济于事的；但在病入膏肓的社会痼疾面前，在茫茫无际的黑暗现实中，他不象某些惯于愤世疾俗的诗人，只有以恶抗恶的呐喊；他也不象那些心灰意懒的作家，堕入悲观失望的深渊，一蹶不振。他能满怀激情地去憧憬未来，去追求“一种光辉灿烂的东西”，去绘制他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社会蓝图，这是一个伟大浪漫主义者阔大的胸怀的外现，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资产阶级进步作家在艺术上的升

华。雨果通过自己的小说、戏剧、诗歌和文艺理论专著，从多方面证明了他是一只雄鹰，而不是一只小燕，它总是拍击双翅，迎着暴风雨，去追逐那闪现亮光的天涯。他总是把他自己对现实生活观察的结果，置于沸腾情感的熔炉中去冶炼，使之变成为心灵的热流，让其倾注在“为进步而艺术”的事业中去。他在《莎士比亚论》中说：“任何诗人在他身上都有一个反映镜，这就是观察，还有一个蓄存器，这便是热情；由此便从他们的脑海里产生那些巨大的发光的身影，这些身影将永恒地照彻黑暗的人类长城。这些幻想都是活的。……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但丁都是人类热情之巨流，这些巨流在它们的泉眼深处翻倒了眼泪的容器。”象一切伟大作家一样，雨果炽热情感的巨流将永远在人类历史的原野上奔腾向前，他那理想的双翅，将会冲破时、空观念的限制，永远在人类未来的曙光中翱翔。

### “诗人也要有一双脚留在地上”

雨果说过：“诗人有翅膀，能飞翔，能突然消失在幽暗中，这是诗人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是好的，这是应该的，可是诗人必须再现。……他也要有一双脚留在地上。……天才的诗人，请你把脚给我看看，让我看看你是不是象我一样脚跟沾着地上的尘土。”<sup>⑦</sup>充满激情、强调自我和追求理想的雨果，并不是那种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的人；相反地，他的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以反映生活本质、干预现实斗争为前提的。他在《〈光与影〉序言》中明确提出，浪漫主义文学应该“对现实提出忠告；为将来描绘梦想的图画；给当代的事件作出光辉的或阴暗的反映。”这一见解引起了后世作家们的强烈共鸣。罗曼·罗兰就说过：“这些诗使作家们想起划定艺术活动范围的两极。伟大的艺术家是能够在两极之间自如活动的人。没有行动和梦想两者的力量相结合，就没有伟大的艺术。这是互相补充的力量。‘必须梦想’，列宁说。‘必须行动’，歌德说。”<sup>⑧</sup>这里的“梦想”和“行动”，就是雨果所说的诗人“能飞翔的翅膀”和“必须留在地上的双脚”。雨果的诗文从来就不是那种想入非非的随意之作：他的冉阿让的原型就是那个1801年因偷了一块面包而判处五年苦役的贫苦农民彼埃尔·莫；克洛德·格的悲惨遭遇就是1832年发生在巴黎东北部特鲁瓦市的一起真人真事；就连《静观集》中的绝大部分诗篇，也都是写他的妻室，他的女儿，他个人的情怀，他对时政的感想。不过，他不囿于事实，不受钳制于真人，他的“浪漫是理想；现实是基础。”<sup>⑨</sup>这也就是高尔基所说的“浪漫主义是在既定现实的基础上依据假想的逻辑来虚构形象。”<sup>⑩</sup>人们都熟知这么一个事实：有一天雨果从大街上走过，看见一个刽子手正在断头台上涂油试刀，他便想到狱中必定有一个绝望的死囚。于是，他连续工作数日，急赶出《死囚末日记》(1829)，鲜明地提出反对死刑，并抨击了与死刑有关的法庭、监狱和宗教的黑暗内幕。全篇四十九节，采用第一人称日记体形式写成，描述了一个死囚在临刑前六周痛苦的内心经历。雨果从未经历过被判死刑的考验，但他把一个死囚的碎心断肠写得历历在目，抒情笔调激越，对比色彩浓重，回忆和梦想接踵而至。这是一曲对将被毁灭的灵魂的挽歌，也是一篇力斥时弊的上诉状，体现了浪漫主义文学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的伟大胜利。

雨果主张，“诗人的两只眼睛，其一注视人类，其二注视大自然，他的前一只眼叫做观察，后一只眼称为想象。”<sup>⑪</sup>只有观察没有想象诗情会枯竭；只有想象没有观察，诗情则没有根基。雨果从不浮光掠影地去铺陈情节，他的生花妙笔始终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被称为浪漫主义戏剧滥觞的《欧那尼》，不是一般地在写国王如何淫欲横溢，贵族如何花天酒地，情人如何共诉衷肠；而是奇特地描述国王蒙面去少女闺房偷情，公爵欲娶侄女为妻，江湖大盗与情

人真挚相爱，而他们三人争夺的对象又恰是同一个女子，最后的结局又是国王和公爵一前一后地害死了令人同情的一对青年。《欧》剧浪漫的情调曾使一八三〇年前后的一代人着迷，但它并不能取悦查理十世的政权。《欧那尼》的剧中人说：“你以为在我眼里，国王是神圣的么？”矛头直接指向了复辟王朝。《吕意·布拉斯》中的仆人吕意·布拉斯，被害充当了贵族图报个人情仇的工具，最后也丢了自己的性命。他在第三幕第二场中对宫廷大臣们说：“好一群廉洁的大臣！德行高超的参议员！……你们毫不知耻，挑选这样的时刻，正当奄奄一息的西班牙在哭泣要咽气的时刻！你们却在这里只想装满个人的腰包，然后溜之大吉。”《吕》剧创作于七月王朝时期，这一席揭露大臣们的话，无疑是痛斥掠夺成性的金融贵族统治阶级。

雨果不仅在写血肉之躯的小说和戏剧中，总是让他充满感情的笔饱蘸生活的乳汁，就是在直抒胸怀的诗歌里，他也总是让诗情意境植根于现实的土壤里。《东方集》(1829)的确把东方的神秘，异域的情调，五彩缤纷的华章引进了他的诗国，令人为之倾倒；但是，雨果诗情的主旋律却是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异族侵略者的斗争：

要给你什么，花朵，美丽的果子，还是奇异的小鸟？  
——朋友，蓝眼睛的希腊孩子这样要求，我要子弹和火药！

（《东方集·孩子》）

《惩罚集》(1853)写于流亡的生涯之中，痛斥了拿破仑第三的倒行逆施。诗人的确曾面对滚滚的海涛沉思，在满山的野花里徘徊，但一当他想到绣满金蜜蜂的拿破仑第三的皇袍时，他就禁不住对群蜂高喊了：

你们一齐从这皇袍上飞起来吧！……  
刺伤这个奸贼的眼睛，  
拼命抓住他，不要放松！

（《惩罚集·皇袍》）

诗人号召人民起来斗争，他自己的奋战决心比谁都要坚定：  
如果只剩下一千个人，我定是其中之一；万一只剩下一百个人，我还是不放下武器；  
如果只剩下十个人，我就是第十名，如果只剩下一个，我就是那最后的一人！

（《惩罚集·最后的话》）

诗人说他喜爱放逐，喜爱苦难，愿登上祖国的祭坛，去拥抱自由的旗帜：  
站起来吧，所有睡着了的人们！因为派我充当前驱，  
而他自己跟着就要来到的那个人，就是自由的天使，光明的巨人！

（《惩罚集·晨星》）

如果说《东方集》、《惩罚集》是感于时事、忧于国政的浪漫主义杰作，那么《历代传说》(1859—1883)三部曲则是关于生命起源的“经书”，是回顾人类过去、展望人类未来的史诗，是集圣经掌故、远古神话和民间奇观于一体的历史传奇。诗人从人类童年时代的蒙昧写起，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一直写到近代社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虽然作者观察问题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是不足取的，善、恶推动或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法论是幼稚的，但他在诗中自始至终憎恨黑暗，鞭笞暴政，同情弱小，追求光明。诗人以《浩瀚大海》和《无垠苍穹》作为卷尾诗，足见其对人类必定有一个美好未来的崇高信念。正如诗人在序言中所说：“人类迷离中那条伟大而奇妙的线索，就是进步。”我国近代学者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精辟地论及过：“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

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雨果就是一个对人生对宇宙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伟大作家。他的小说、戏剧，丰富、充沛、光华四射，是现实的沃土中生发出来的朵朵雍容华贵、婀娜多姿的牡丹；他的诗歌，有时激越如进军的号角，有时情切如涓涓小溪，它们或是那衔霜映雪，斗寒吐艳的梅花，“气节最高”，或是那俊雅静谧、婷婷俏枝的幽兰，“禀天地之纯精”。

根深叶茂，情真意切，这就是雨果雄伟的浪漫主义文学大厦所赖以存在的坚实的现实主义基础。

### “诗人的使命原就是扶弱锄强”

雨果，作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自觉的浪漫主义大师，他深深懂得，文学艺术决不应是那种无为之作，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小玩艺。他认为艺术是为了进步，诗歌是迎着政治风暴前进的雄鹰，而决不是向永恒春天逃避的燕子。有些人，有的阶级攻击他的那面时代的镜子《悲惨世界》，他毫不示弱地说：“我了解他们。镜子说出了真理，所以被人憎恨，可是这并不能阻止镜子是有用的。”<sup>⑩</sup>有些恶行的制造者被雨果的诗文撕去了伪装，于是他们气急败坏地说雨果是“魔鬼”，是“恶意的煽动者”，是“不文明的人”，雨果认为这正是他的骄傲和光荣，这是他对他们“绝不宽恕，只有报仇”的诗文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他把自己的作品从来就看作是社会的宣教坛，真理的讲台；他认为自己的创作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他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认为诗人“只应该有一个领导，那就是真理。”<sup>⑪</sup>只要是维护真理的需要，他可以挺身而出，尽其所能。

捍卫和平是真理，雨果便成为“广大人群的自荐保护人。至于这人群是无力地被保护着，那夸张的、震颤的老人的声音不足以保卫它，不仅一点儿也没有吓倒那些刽子手，而且甚至在市上，在巴黎广场上为人所讪笑，那都无大关系。我们民群，带着尊敬与矜持谛听着它的遥远的回声。而这位老人的为正义的不倦的呼吁中正有着某种美好的东西，纵使它们命定了要归于无效。雨果是人类的战士；我们觉得，我们是在他的保护之下的。”<sup>⑫</sup>他前后两次担任过世界和平大会的主席，他曾在大会上全力地呼吁过和平，他说：“我们需要人民能自由地生活着，耕种土地，做买卖，做工作，说话，恋爱和思索。”<sup>⑬</sup>但是，“我们不要弯背折腰、低头屈膝的和平，我们不要在专制、棍棒和权力统治下的和平。和平的首要条件是解放。为了这个解放，无疑地需要革命。”<sup>⑭</sup>他曾站在波兰人民一边，强烈谴责沙皇对波兰的践踏；他曾致书墨西哥人民，号召他们起来抵抗拿破仑第三的殖民军的入侵，声明与他们作战的不是法兰西人民，而是法兰西帝国。他在信中说：“勇敢的墨西哥人民，抵抗吧！……我是和你们在一起的。”

为了和平，为了祖国的尊严，他曾上下募捐，四方演说，鼓动自己的同胞，英勇地投身入反对普鲁士侵略军的斗争。那尊以雨果命名的抗战大炮，是他炽热爱国情感的最好见证；1871年，作为波尔多国民议会议员的雨果，坚持拒不同意梯也尔卖国政府的所谓和平条约；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被割让了，他有远见地说：“取得并非占有，占有意味着满意。土耳其占有过雅典么？奥地利占有过威尼斯么？俄罗斯占有过华沙么？……”这一切充分体现了雨果不屈的战斗精神和对人民必胜的信念。诗人在《秋叶集》中的名诗《朋友，这是最后一句话》中说：

当我听见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在无情的天空和残酷的统治之下

一个被奴役的民族正在呻吟和呼唤，……

我就要诅咒这些暴君……我觉得诗人就是他们的裁判者，

呵，诗人的使命原就是扶弱锄强！我于是忘了爱情、家庭、女儿，

忘了软弱的歌调、平静的休息，而要用铁弦来加强我们的歌唱！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当英法联军1860年攻陷北京、抢走无数财宝和文物、并放火烧毁了圆明园的时候，雨果表现出了对中国人民多么深厚的感情。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们欧洲人自命是有文化的人，我们的眼中认为中国人是野蛮的。好了，看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做了一些什么勾当？在历史面前，一个强盗是法国，另一个叫做英国。”<sup>⑰</sup>“两个匪徒进入圆明园，一个抢劫，一个放火。”<sup>⑱</sup>“政府就是匪徒，人民是永远不会的。我们希望有一天法国解放了，……把这些抢劫来的东西还给被抢劫的中国人民。”<sup>⑲</sup>

今天，中法两国人民正携手并进，为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而相互支持；中法两国政府正和睦相处，为开拓更广阔的合作前景而共同努力。雨果一生中追求的目标，倾心热爱的美好事物，正在高卢人的后裔和炎黄子孙们的共同努力下，朝着比他想象的更加美好得多的方向发展，雨果的在天之灵应该是可以得到告慰了。

#### 注释：

①⑭ 罗曼·罗兰：《回忆雨果》，《作家研究》，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

② 雨果：《〈欧那尼〉序》，《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③ 《雨果夫人见证录》，新文艺出版1958年版。

④ 乔治·桑：《〈法兰西巡历的友人〉序》，参见《法国作家评传》，国际文化服务社1951年版。

⑤⑥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法国的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⑦ 雨果：《〈九三年〉前记》，《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⑧ 罗曼·罗兰：《论作家在今天社会中的作用》，《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⑨ “周恩来与鲁彦周的谈话”，《总理的教诲永世铭记》，1977年1月7日《安徽日报》。

⑩ 高尔基：《苏联的文学》，《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⑪ 雨果《〈光与影〉序》，《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⑫ 雨果：《致〈悲惨世界〉意大利文译者》，《悲惨世界》（李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⑬ 雨果：《〈短曲与民谣集〉序》，《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⑮⑯ 摘自雨果1869年9月17日“在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上的开幕词”，《雨果创作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

⑰⑱⑲ 雨果：《给朋友布列特上尉的信》，《雨果创作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